

春水微波



礼拜六小说

王小逸 著

魏绍昌 主编

鸳鸯蝴蝶派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月容花貌的女学生丁慧因，情窦初开，幻想并期待着巴黎香水般浓郁、甜蜜、浪漫的爱情。阔少叶兆熊对丁慧因垂涎已久，便以重金为诱耳，丁母见钱眼开，与叶兆熊共同设计诱骗女儿作了叶少爷的小妾，叶少爷被绑架失踪以后，叶老太爷又以金钱为诱耳，丁母再次成为帮凶，使女儿被其公公奸污。正当丁慧因身心伤痕累累之际，偶然的机遇使她走上了银幕，成为一名演员。然而，时世黑暗，令人无处躲藏，制片人色狼般的魔爪又一次伸向了……带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带着对美丽如花如云如梦的爱情的幻想，丁慧因一无反顾地扑向那大河的怀抱……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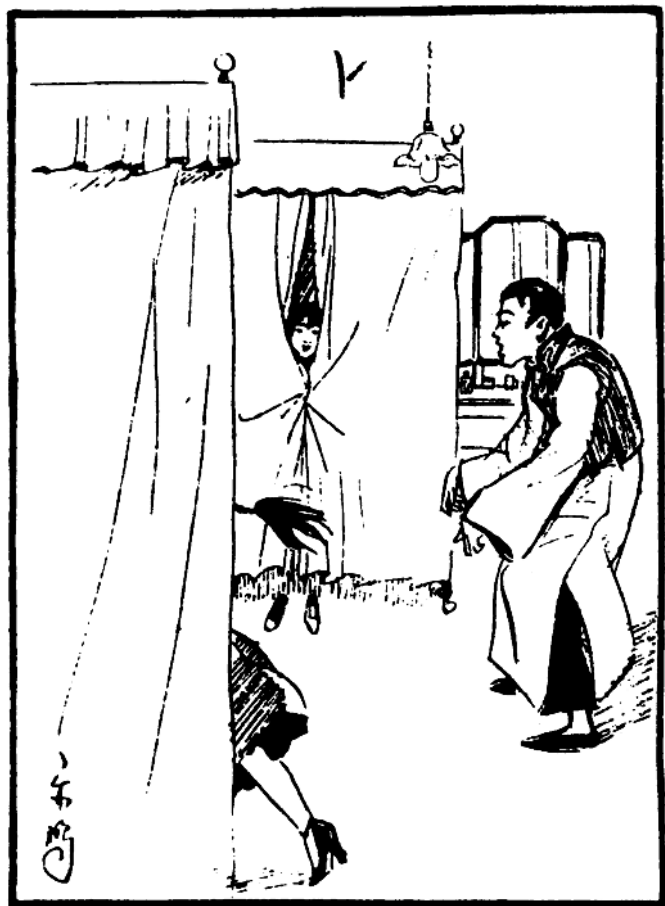
第 一 回	芳邻聚钗弁灿灿明星 小语倚娇愁盈盈弱息	3
第 二 回	计出万全邮筒飞素纸 愁生一夕旅邸试新妆	9
第 三 回	秀色始今辰既醉且饱 孽缘怜彼美抱衾与褥	15
第 四 回	闻秘讯局促若辕下驹 撒大谎郑重说怀中佛	22
第 五 回	婉娈拜姑婢尹邢避面 猜疑起姊妹梅雪争春	29
第 六 回	风狂雨骤风姊帐红鸾 室迹人遐雏娃杳黄鹤	36
第 七 回	簌簌忽参商师兴问罪 干戈化玉帛泪洒多情	43
第 八 回	市中谣讴艳侣喜莺迁 被底迷藏良宵讶兔脱	50

第 九 回	牛鬼蛇神险哉恶社会 雷轰电掣别矣亲爷娘	59
第 十 回	人言可畏空盼燕归来 我见犹怜独愁花睡去	66
第 十 一 回	密室缔交侈谈处女美 名园遇旧同抱杞人忧	73
第 十 二 回	扶病强为欢香消玉殒 遣愁聊卒岁李代桃僵	80
第 十 三 回	祸生眉睫数语破奸谋 义薄云天只身投匪窟	87
第 十 四 回	乍入白云庵见神见鬼 忽来青鸟使将信将疑	94
第 十 五 回	叠浪重波生还成绝望 人亡家破死别更吞声	101
第 十 六 回	昌言解放孀妇赋归与 莫测高深衰翁惊去也	108

第十七回	娓娓诉前尘敷陈艳史 茫茫悲后顾杳触愁城	117
第十八回	双飞有愿喜信话金陵 一举成名痴情传银幕	124
第十九回	悄唤一声他澜翻慧舌 真成千古恨风听澜辞	131
第二十回	遗书告罪劳燕叙离衷 借箸代筹蝶蜂布疑阵	137
第二十一回	病里光阴尽消磨海上 眼前景物且领略吴中	144
第二十二回	软红缥缈问道累双雏 惨绿摧残解围来一老	151
第二十三回	旧例难新人干卿底事 今宵圆好梦慰尔相思	158
第二十四回	喁喁传隐约风月谁家 去去费踌躇雨云何处	164

第二十五回	含英咀华两宵夸奇遇 蒙垢忍辱一掌击奸渠	173
第二十六回	空门甘祝发已歇繁华 飞絮苦沾泥自寻烦恼	179
第二十七回	螭首蛾眉追踪来客邸 鼠牙雀角兴讼到公庭	185
第二十八回	余悸忆初年旧游似梦 轻颦逗薄醉蜜意如云	191
第二十九回	使君有妇铸错待如何 阿姊多情销魂许真个	198
第三十回	仗义慕黄衫璇围让婿 催归劳白发逆旅寻儿	205
第三十一回	出死力娇客作小姨夫 庆生还稚婢谈豪公子	212
第三十二回	柳暗花明柔乡添佳话 风流云散春水漾微波	218
编余赞言	魏绍昌	226

春水微波 第八回



跑那就裏向你哥兒腿腿兩我命能主能也有罷這熊葉
裏向跑那愛兒腿哥了條的於聽只做不已我樣道此

(本书插图系原版插图)



第一回

芳邻聚钗弁灿灿明星 小语倚娇憨盈盈弱息

晚风一丝，斜阳一抹，正是深秋时候。听时辰钟，铮铮铮铮报着四下。一条静悄悄的马路上，忽然从一个门口里，涌出许多女孩子来，起先是鱼贯着一大队，不消一刻，早已分成了几个小队，往南的往南，往北的往北。又一会，那小队却又散开了来，疏疏落落挤向车水马龙的闹市里去。那时，任何旁人，认不出这些女孩子，是什么团体什么机关里的一分子了。就中单表一个女孩子，唤做了慧因，白白的脸儿，窄窄的身材，穿得像花蝴蝶一般，招着旁的两个女孩子道：“春姊姊，秋姊姊，今天我领你们到一处好地方去，瞧一个饱，瞧饱了，包管等会晚饭都不用吃，连睡也睡不着了。”两个被招的女孩子走近了一步道：“是昨天说的那影戏公司吗？我们手里都拿着书包。秋妹妹还提着一瓶蓝墨水，一晃一晃摇糖鼓似的跑来跑去，准要给人家笑话，怎么念书念到马路上，上课上到影戏公司里来了。”丁慧因伸手竖起一只大拇指来，笑道：“好个张春薇女士，爱惜道生女校的名誉便爱惜到这般地步。我们又不跑到他们公司里去瞧看，只在我家阳台上望下去，便是个特别包厢座位，连衣裳的折缝，鞋头上绣的什么花，都看得清楚。他们公司里，我也不常去，有一位姓贾的，人家都称他是贾先生。他最喜欢和人说话，我见了他就害怕。他几次要替我照相，我说我愿意化了钱去照，谁爱揩你们油。有一次，当真要替我照，我一跑，他却把我照了一个背影去。隔了一天，洗出来给我看，说你跑的姿势真好啊。我自己拿来一看，真可把我笑死了，一条辫子，下梢直飞起来，和背脊成了一个三角形。两条腿简直像跳高，一条腿都没着地。吃我把来撕了，还吐了那厮一脸唾沫。”丁慧因一路说着还演手势给他们看，说的三人都哈哈笑了。张春薇道：“慧妹妹，我们到你家去，倘然被伯母瞧见了，说：‘好张春薇、张秋苓，你们姊妹俩，前回夜里哄我慧儿出去看电影，累她伤风，两天没有上学堂去，这回又来了，

不招待，不招待。”丁慧因笑道：“我妈不是这样的人，很疼你们姊妹，还说我可惜没儿子，若是有一个儿子，把张家姊妹一古脑儿娶来做儿媳妇。”张秋苓道：“慧妹妹别疯了，我们到你家去，站在阳台上，要是他们真偷照起来，那怎么办？”丁慧因道：“他们正拍影戏的时候，倒不会和人胡闹，你们放心吧。便是偷照了去，将来你姊夫要说话，我可和春姊姊证明你不是愿意给人照的。”张秋苓道：“你那旧病又发了，开口就是姊夫，闭口就是姊夫，难道你将来打算往深山里当姑子去，不住在上海。”丁慧因道：“到了到了，不和你们多谈了。”张春薇姊妹抬头一看，果然到了大南路德馨里。丁慧因抢先走入弄里，把大门一推，招手道：“来来来。”三人一同奔上楼来。

楼上正坐着丁慧因母亲洪氏，听得一阵脚声，喊道：“慧儿，别跑，跌了又嚷痛。”丁慧因道：“妈，朋友来了。”洪氏站起来道：“是谁？”定睛一看：“哦，原来是张家春姑娘和秋姑娘，好几天不来哩！”丁慧因笑道：“张春薇到，张秋苓到。”洪氏道：“这样长大了，还这般孩子气，要你报名则甚！你看，姊妹们走出来多有规矩。”张氏姊妹含笑向洪氏鞠躬，喊了一声伯母。丁慧因催着放书包，一面拉开了窗，走到阳台上，嚷道：“快来快来，正拍呢！”张春薇姊妹走过来看时，却见短墙外好一片场地，足有六七亩大。对面靠街是一所洋房，洋房上钉着一块牌子，写的是《华华影片公司》几个大字。场地正中，布着一个房间的布景，房间里无论一几一椅一瓶一花，都陈设得异常精致。围着好些男女，摄影的摄影，观看的观看。张秋苓诧异道：“怎么房间里这般考究，房间外却这般腐败。况且屋子又没有屋顶，怎能算是房间呢？”丁慧因道：“这原是布景，只拍房内的事情，不拍房外的事情，讲究得没有用，不是白白讲究了。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房间，明天也许换了个客堂，或是一个厨房，一会拆一会装，原没有一定的。只不懂他们拍时东拍拍西拍拍，开演起来情节会联合得拢。”张春薇拉着丁慧因手道：“看看看，别错过了。”丁慧因一看，说道：“这有什么稀罕，我一个人在家里隔着玻璃窗看，看得腻烦了。前一回和俞家姑母俞家表弟看梅兰芳的戏，每位四块钱。前排有两个客人说，腰扭一扭值一角，屁股颠一颠值两角，头低一低值三角，眼睛瞟一瞟值四角，照这样计算，到完场听他们说值八十几角，四块钱连呼便宜便宜。像底下那般动作，怕要值五角一块了。我告诉你们，那个坐在沙发上的女子便是凤明霞，已经成了一位女明星，听说一月要拿一百多块钱。我们学校里中学班英文老师，都没拿他这般多。”张秋苓道：“和那

男子是夫妇么？”丁慧因道：“那里是夫妇！都是公司里招请来的，怕认识都不认识。”张秋苓道：“当着许多人，那女子怎么这般不害羞，只和那男子接吻。”丁慧因道：“昨天那凤明霞起一个婊子，坐在那男明星腿上。男明星的腿，发了羊痫病似的，不住的摇动，凤明霞说，你们看我骑马。许多朋友对男明星说，哟，这位红官人，今天骑着马，怕不能留你住了。说了，他们竟捧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等拍完了，那凤明霞把笑的人结结实实的一人一下，还有几个走上来说，我没有打着哩，快打！真热闹极了。”张春薇推了推丁慧因道：“阿木林，女孩子家骑马骑马的闹个不清，给他们公司里几个顺风耳朵听得，有得取笑你。”丁慧因偏着头想了一想，脸一红笑道：“偏是春姊姊做贼心虚，一提就开心，我发誓也想不到还有哑谜儿在内，像我本来没有资格，自然不明白了。”张春薇把指头刮着脸道：“长得腿也这般高了，没有资格，哄谁哩！”张秋苓道：“底下真有人向你招手哩。”丁慧因一把拉了春薇姊妹，退进屋子里来道：“那个便是贾先生。我怕你们两位大姊的脸蛋子给他们打了样去，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洪氏在旁呵道：“慧儿，你这嘴怎么老是没遮拦，幸亏是自己姊妹，换了旁人，你也这样么？”张秋苓隔着窗向底下一望，摄影场上人都散了，剩几个茶房在那里收拾。张春薇见天色已晚，说道：“我们也见过世面了，过一天再来吧。”姊妹俩拿了书包向洪氏告辞。洪氏留他们吃了晚饭走，也留不住。丁慧因送至门外，道了再见，回身上楼。

电灯下，洪氏满面笑容摸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膀，道：“慧儿，你和姊妹们在一块儿，别再使促狭说笑。妈已把你许了人，眨眨眼已是一位新娘娘了。”丁慧因对洪氏望了望道：“我早已嫁了人，妈又把我许给谁？”洪氏一怔，道：“你嫁给谁？”丁慧因道：“我和妈天天睡在一张床上，早已嫁给妈了。”洪氏笑道：“你这孩子还是这个神气，真要叫丈夫来管束管束你。妈太纵容你，越说越不成话了，走遍天下，那里有女孩儿可以嫁给母亲的！”丁慧因道：“妈不叫我嫁妈，却叫我嫁谁？我觉得世界上的男人女人，没有比妈再好的了。嫁一个不相干的人，不是自寻苦吃？”洪氏道：“好孩子，可知不错哩！妈替你打算还有不使你称心乐意的吗！等会吃了晚饭，我给你张相片儿看，真是一个又漂亮又年轻又和气又有钱又聪明的少年。妈替你在这门亲，觅这么一个姑爷，睡梦里都不曾想到！也是我祖上的积德，你今生的幸福。”丁慧因低垂粉颈沉吟了一会，笑对洪氏道：“妈，敢又是谎，前回说

要把我许给俞家表弟，我倒信以为真，后来俞家托人来说，妈一口回绝，说慧儿要读书哩，提了亲怕他分心，歇三五年，等她毕业了再谈。后来我要去《华华公司》拍影戏，公司里许我拿三十块钱一个月，拍得好，按月还要加。妈说只要在学堂里考得好，下半年随你去做什么都使得。暑假大考，我考了六十九分半，将就可算得七十分了，照理妈该允许我去拍影戏。谁知下半年开学，瞒着我托舅舅把学费交了，又逼着我去念书。说的长背心和单旗袍，也没有做给我。妈失信了好几次，这同我可不上当了。”洪氏道：“啧啧啧，满是做娘的不是了。娘生着你一个宝贝，已经编派得够受，倘然多生几个姊妹兄弟，打似儿欺起娘来，娘往哪里去诉冤！慧儿，好儿子，你只要听娘吩咐，什么事都可以依你。譬如公司里给你三十块钱一月，妈加倍给你六十块钱。譬如你希望做一件长背心来试试，妈替你做十件十样的长背心，好一件件轮着更换，花色料子随你挑，妈只掏出钱。”丁慧因见洪氏说得顺口，不等说完，扯着洪氏衣袖道：“妈妈，譬如我立刻要一只金刚钻戒指戴，妈依也不依？”说罢，对洪氏自不转睛地望着，脸上深深印出两个小酒涡来。洪氏忽的伸手到衣袋里，摸出一只天蓝丝绒小匣，嘴里连呼有有有，手指只一抵，那匣盖便弹开，匣里活跳出一只晶莹夺目光彩耀人的金刚钻戒指来。一边指着说道：“这不是金刚钻戒指是什么！”丁慧因眼前觉得暗了一暗，迟迟说道：“两块钱一只的水钻戒指，同学里戴的也有，我不信是真的。”洪氏急道：“天地良心，实实是一千块钱，一些也不打谎，分量是这么重，翻头又这么好，我存心争了来给你，又不卖给你，你说他是水钻，不怕雷打。”丁慧因这才惊喜道：“妈，这是哪里来的？”洪氏道：“好孩子，你且别问是哪来的，只看戴上去合式不合式。”洪氏拉着慧因的手，替他套上无名指，旋端正了，哈哈笑道：“稳稳是我家孩子戴的，不恁地总有些宽紧大小，如何有这样合式，这姻缘竟是前定的。”正说着，听得楼梯响，母女俩回头一看，原来是女仆李妈。李妈道：“太太，晚饭安排好了，迟了怕凉，就请用吧。”洪氏道：“也好，先吃饭吧。”当时主仆三人下楼。才走到半梯，李妈在后嚷道：“小姐，你怎么把香烟头藏到衣袋里，不怕烧起来吗？”洪氏母女都一吓奔下来，丁慧因旋找旋说道：“我不抽香烟，火在哪儿？”李妈道：“我只见小姐这只手往衣袋里一伸，恰像有个火星在手上。”洪氏醒悟过来，道：“李妈真老糊涂了。活见鬼，这戒指上一闪一闪的亮光，当做火星。”丁慧因道：“倒吓我一跳，这戒指不好。”说着笑了。

不一会，吃完晚饭。洪氏吩咐李妈道：“门户早些拴了。要茶要水会喊你莫再躲到楼上来。”母女俩登楼。洪氏把丁慧因纳在床上坐了，就衣袋里摸出一串大大小小的钥匙，先开了玻璃大橱，又换一个钥匙开抽屉，翻了翻，翻出一个纸包来，叫丁慧因打开来看。丁慧因道：“什么东西？”洪氏道：“你打开看，也许认识。”丁慧因打开一看，一个庄折，一本银行支票簿，一张相片。说道：“这相片上的女人是谁？”洪氏把庄折支票簿收拾藏了。回头道：“昏了，是女人么？”丁慧因道：“我怕妈不肯爽快告诉我，故意说他是女人。”洪氏道：“这么一个又漂亮又年轻又和气又有钱又聪明的少年，脸蛋子长得真和女人不差什么，莫怪你说他是女人了。好孩子，这便是那枚钻戒的主人，也就是你那未婚夫。”丁慧因道：“怎么好生而善。”想了一想，道：“妈，想起来了，上一个星期，妈逼着我逛半淞园去，就瞧见这么一个人，妈不理睬，他兀自瞧我，绕了几个弯，只是遇见他。我想说这人像是乡下才出来，不认识路，只跟着人乱跑，后来一想，我说了，妈一定要呵责我，便没有说。”洪氏笑道：“对了，这一门亲，可没有辱没你这位好小姐，我为这事，心血都呕尽了。他家姓叶。你公公叶德民，现开着一片绸缎铺，一片皮货局，有几处市房，都坐落在热闹市口，手里着实有几万银子。你未婚夫叫做叶兆熊，现在一个什么中学堂里念书。没有弟兄。性情是好极了，一点脾气也没有，比女孩子还温柔。所以我决定把你许给他，也让我过下半世的好日子。好孩子，你想你父亲没了，算来也有三年，支持这个门户，很不容易，不在女儿身上打主意，还有别的指望不成。外边人都说，你那兆熊姑爷长成到今年一十九岁，不知提了多少亲，只是不合他本人的意。你公公婆婆钟爱儿子，也觉太过分了些，定要儿子亲眼里看过，亲嘴里说过，才敢放胆提。他赶上星期见了你，现在连念书也懒得去念了，说等和丁女士结了婚再去念不迟，学堂里是可以告假的。他还说看了丁女士的脸，就知道她是聪明绝顶的人。像丁女士这般有才貌，怕世间富似我的贵似我的，一旦也生起眼睛来，抢先定了去，所以非先下手不行，至今老等在家里等结婚。做媒的来催了好几次了。好孩子，我已经允许了人家，你就允许了我吧。”丁慧因手拿着相片，颠来倒去去看，连背后卡纸都看得眼花了，脑海里不住回想那天半淞园里的情形。洪氏候她允许，她也弄的清楚。洪氏见女儿不说话，又扯了扯衣襟道：“好孩子，怎么做娘的说了一大篇的话，你只当做耳边风！”丁慧因道：“妈性急什么，这种事情，也得有个预备。女

儿没预备哩，这三天答复妈吧；便是和人家打仗，也得先下哀的美敦书，哀的美敦书，也有个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妈只打头等急电般的催我，我不能。”洪氏笑道：“你要预备什么？我替你打算，你只要说‘好的’，是两个字；再麻烦些，说‘随妈吧’，也只三个字。又不叫你跳上讲台演说，又不叫你直着嗓子唱戏，预备些什么来！你要预备的，不过一个身体。这身体妈早就在十几年前替你预备下来。若论首饰衣裳，兆熊姑爷那边赶着预备，只等你伸腿去穿，伸手去戴。”丁慧因笑道：“妈麻烦极了。相片还了你吧。身体是你预备的，也还了你吧。”洪氏喜道：“好孩子，这么说你已经允许妈了。你把身体还了妈，妈便做主把你这身体许给叶家姑爷去。好孩子，我早知道好孩子是个孝顺不过的好孩子。”丁慧因不耐烦道：“随妈吧！我此刻只求妈不再苦苦问我，便是妈真心疼我。”洪氏听到“随妈吧”三个字，喜的直跳，拍着手道：“好好好，好孩子！如今第一件，也学着你姑爷的办法，向学堂里告假。他们是新法出身，说结了婚，夫妻两个应该度蜜月。西湖的山水是天下第一，丁女士的才貌是上海第一，第一的人物应该到第一的地方度蜜月。结婚一层，也打算到西湖边借一家旅馆举行。我还质问他们，没有定怎么就娶了，他们说新法排场，是随时可以结婚，随地可以结婚，你们小姐是开通的，断断不会借此推托，等在西湖度过了蜜月，才回上海来大闹。亲戚朋友，自然是极丰盛的酒席，姑爷校里和你校里的同学，都请一请，预备一千客大菜。好孩子，春上不是你闹着要去逛西湖么？这回你去，不厌不要回来。后天我们就在西湖上了。我们一切都不必预备，自有他们整理。好孩子，把照片和钻戒藏起来，是你的东西。今天晚上早些睡，睡在床上妈再和你细细的说。”丁慧因此时只觉得脸上热烘烘的发烧，又像有些头眩，一共不曾明白是什么道理。临窗吹了吹，也不曾凉快，便和衣倒在床上。洪氏坐在床沿上，说长说短，没个休歇，丁慧因有时答应，有时竟自不理。洪氏临睡，低着头问道：“好孩子，你作事是不给妈知道的，我也没问过你，现在快要做新妇了，你快说，究竟来了没有？”丁慧因一笑，把身体一扭，捧着耳朵翻向里床去。洪氏道：“怎么裙子都没有脱，可以钻往被窝里去？”要想替她解下来，吃丁慧因一手拉住了裙腰裤腰，不让他妈解。洪氏还说：“我是你妈，不用瞒。”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回

计出万全邮筒飞素纸 愁生一夕旅邸试新妆

第二天清晨，洪氏正睡得朦朦胧胧，听见丁慧因已忙着起来。洪氏把头从被窝里探了出来道：“好孩子，你晚上翻来覆去，通宵没好生睡得，怎么这大清早便闹着要起身，快替我睡下。今天一整天，正该睡一个足，养养神，别把身体糟蹋得疲乏。临期害瞌睡，给人家批成个懒妇，便生个孩子，也是不开眉眼。”丁慧因不做声。洪氏道：“起来也好，娘也跟着起来吧。”丁慧因道：“妈睡妈的。我怕迟去了，学堂里老师再促狭不过，又得扣分数。”洪氏下床着急道：“怎么，你尽想往学堂里去上课！这个可不能和你妈开玩笑。”丁慧因道：“妈说的，提了亲怕念书要分心，歇三五年等我毕业了再谈吧。”洪氏道：“别的事情，可以说了不算，这婚姻大事，那里可以当作儿戏。娘常说好孩子是个观世音菩萨再世，千难万难的事，只要一观世音菩萨来临，都对付得来。这点点小事，正合着你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不成问题。好孩子，你快写起告假的信来，叫李妈送学堂里去。”慧因忙着洗脸梳头，不答话。洪氏道：“今天等梳头娘姨来，叫他先替你梳个头试试，爱司头，鲢鱼头，你爱梳怎样，叫他依你梳。别再梳辮子，把发根扣得高高的，倒像挂着一个蝇拂子在背上，不好看。”丁慧因道：“我爱梳辮子，不爱梳头，梳了头怪难看的。谁要替我梳头，我把头发齐脖子铰了去，看还能梳头不能。”洪氏笑道：“头发跟你一同长起来，厮守了这些年头，长得乌油油的，从小不曾和你有仇，铰他则甚。闲常看街上往来的一般剪发女人，铰得和鸭屁股相似，他们说文明，不知文明在什么地方？要不穿件女衫，人家还疑心他是监狱里逃出来的罪犯呢。”丁慧因听他母亲这般说，吃吃笑道：“你们老年人说话，统像是一个父母生出来的。今年春姊姊闹着要剪发，把剪子拿在手里，铰了两三根下来，试给他母亲看，给他母亲一顿数说，几乎把剪发的女子比成了个妖精。妈，你看我将来年纪老了，便不这般随波逐流。越老越文明，越老越新奇，做一位革命老太太。”洪氏笑道：“老太太么，须得

从少奶奶做起。将来你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眼前只求你先做一位少奶奶，不要把你妈的命革掉便好了。”

九点钟的时候，慧因被他母亲逼着写了一封告假的信，只推说有事，要往杭州走一回，也不曾定着销假的日子。写吧，立刻着李妈送了去。饭后，洪氏欢天喜地的出门，叫了慧因等在家里，别像往常一般的跑来跑去，我一会就来。丁慧因瞧着他母亲出门，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只觉得心神不定，探头看看《华华公司》的摄影场，也没个人影，想来是摄外景去了。待要整理整理杂物，却向来是母亲动手，不知拿了哪一个好。瞥眼看见桌上张春薇姊妹的像片，一想我险些忘了，要跑这许多日子，怎么不给他们一封信。于是对出一套莲荷色的信封信笺，把墨磨得浓浓的，把笔蘸得饱饱的，提起笔来，端端正正写了一行春薇秋琴二姊钧鉴，以下宛像有千言万语奔赴笔端，只是如何想不起写不下，搁了笔，沉吟了一会，站起来，绕桌子踱了几个来回，对窗外出了一会神，重又换上一张信笺，把原写的第一行一字不易地抄了上去，底下又赘了一个妹字，以下却是想得起写不下，只得先把信封开上地址，这却一些也不迟疑，直写道：上海基罗路人和里一号，张公馆张春薇女士台收。丁慧因写完一想，差了，我住在上海，寄给上海应该写本埠才是。又一想，写着上海，总不会送往旁的地方去，这还不能算差，只是这信笺可恶极了，把张白纸寄给他们不成？要明明白白地写给他们，校里正缺乏这种资料做谈助，那学校旬刊上，少不得先登起来，弄得全校的人都知道，不等我杭州回来，他们一定会替我起着诨号，什么少奶奶咧，新奶奶咧，叫成一片。要不给他们信呢，又得给他们说，枉为是老同学，有了事，瞧不起人了，有了新姑爷忘了老同学了。丁慧因想来想去，没个妥善的办法。又翻了翻《女子尺牍大全》，专拣婚嫁一类里查，有许多词句，不大懂得，怕用差了出典，更有得给人家笑话。看看钟点，不知不觉已经消磨了两小时，一时气起来，把那写坏的两张信笺，做一处一齐撕得一片片雪花似的，塞向字纸麓里去。又呆想了好一会，忽然跳起来道：“丁慧因，你怎么这样呆！这么办还不直截爽快么！”原来慧因打算把一张空白信笺，折好了夹在信封里，寄给张春薇。张春薇要说他不给他信，明明是给信他的。要说你给我信，怎么是张白纸，便可以说我写的明明满纸都是字，还请你转告各位同学姊妹，怎么一到了你手里，会变成白纸，莫非匆忙的时候拿错了信笺，写的没寄，寄的没写吧。我这可想不起来了。这么一说，张春薇他们还能抱

怨，还能责备么？丁慧因想想这个主意，实在不错，当时把信封黏上邮票，下楼来吩咐李妈道：“这封信你放在身边藏着，等我上了火车，你须立刻送到邮局里去，别耽误了。回来要问你。”李妈回言道：“这些小事，还待小姐操心吗？听太太说，小姐往杭州大喜，我想服侍了小姐好几年，不曾有十分大错，好小姐，你替我太太面前说一声，让老婆子跟着一同去。一来是挣几个喜钱，带上还喝一杯喜酒。”慧因道：“什么喜酒不喜酒，偏是你打听得明白。你自己也生着嘴，不会向太太说，我可不管。”

正说着，洪氏提了一个大衣包，满面春风地走进来。丁慧因瞧见洪氏进来，先就匿在屏门背后，后来知道没人做伴同来，才笑出来道：“妈，李妈说要跟着我们一同上杭州玩耍。我说你人都老了，还尽想玩耍，等太太回来了你自己对太太去说。”洪氏道：“本来打算叫李妈看守屋子，你舅舅陪着我们上杭州。我才到舅舅家去，他说他不去杭州了，他愿意到这里来看守屋子。带李妈在身边也好使唤，全是他们的人，使唤起来怕不熟，反给他们怄气。”丁慧因回头看李妈时，李妈已是接着衣包在手，问洪氏道：“太太，这拿上楼去吧。”洪氏点点头。李妈先提着衣包上楼，洪氏母女后边跟着。丁慧因道：“李妈，你年纪可比昨儿轻的多了。”洪氏道：“孩子，你疯了，和老妈子也说笑吗！”慧因道：“他不年轻，怎么这个挺大的衣包，拿着不声不响，不喘气，又走得飞快！要在平时，他自己说是老了，发誓不能这般脚轻手健。”洪氏把衣包打开来，一件件叫丁慧因试穿，李妈在一旁吐出了舌头，好久缩不回来。慧因道：“试什么，尺寸都没有量过，那里会对身？料子倒挺好的，只是白给裁缝剪坏了。”洪氏吓唬笑道：“好孩子，这就是你太不体恤人家了。我闲常听你说，那身蓝黑道印花丝绦的夹衫裤最合体，所以把那尺寸量给人家。昨天早上才拿去，你那兆熊姑爷，吩咐分给三四家裁缝铺子赶，果然有钱人说出一句话，端的令重如山，今天不到三点钟，黄裁缝张裁缝李裁缝周裁缝，都一件一件提着挟着托着送上叶府了。你试一试，哪会有不合体的。”慧因顺手挑了一件墨绿软缎夹旗袍，一件印花芦雁物华葛长马甲穿上，洪氏把钮攀儿给扣上，就大橱门镜里一照，长度刚齐着脚背。洪氏拍手道：“娘对你说合体，不会哄你，果然合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真不错。我女孩儿不打扮便罢，一打扮竟是个天仙下凡。要是娘不亲眼瞧见你穿上这身衣裳，准教认不出你便是我的女孩儿。”丁慧因照了一回，把腰身捏起了三四寸道：“妈看，这不是太宽吗？我说不会合体，不会合体，妈还